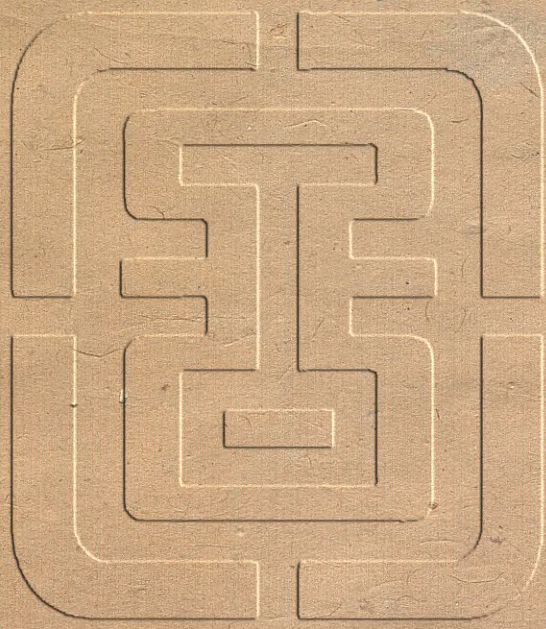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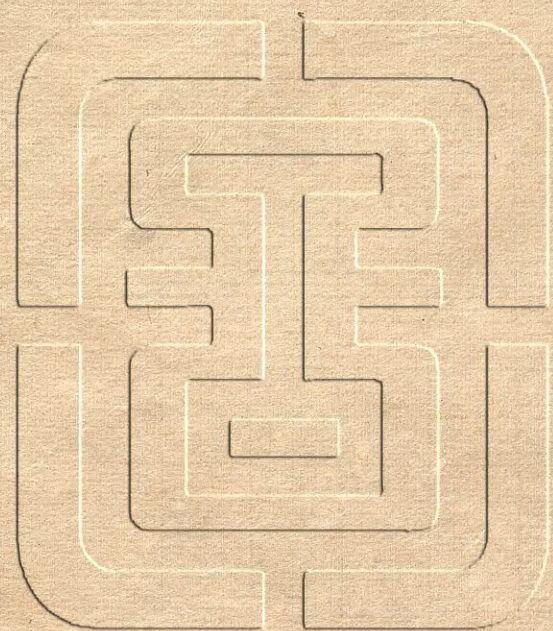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吉 130  
854.1  
部 - 30





金石萃編卷八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四十三

貞和上塔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高二尺三分  
二十行行十四字隸書在汝州

大唐開元寺故禪師貞和上瑤塔銘

緱氏縣尉沈興宗纂

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俗姓張氏自輪奐規唐貂蟬  
蔚漢姜宋莫齒袁楊肯倫師泛浪知清依林擇茂將揮  
聖姓載顧華宗年弱冠秀才登科知名太學已為儒家

非正諦文字增妄想故去彼取此而爲上乘因亦旣口  
縉遂受衡陽止觀門居于洛陽白馬寺口不絕誦習心  
不離三昧口妙口之慧萌刺蟻耶之濁種庶滅裂有我  
干盤無生焉後繇此郡開元寺又以爲喧者起之本靜  
者定之緣利緣舍起故復居此窟茨廡藥蔬之妙受谿  
篁颯擿之勝塵可略言矣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  
吏部尚書李暹皆頂奉山宇斯豈塵道歟然而口熊軾  
炬龍宮紆紫綬稽紆口口以揚凡庶之見聞兆昏蒙之  
口嚮口以開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口城于開元口舍  
春秋八十有四物慘煙雲哀纏黑白塗口鄖泣人到于  
今僧弟子宗本覺枝外茂口性內融三晉公侯旋師于  
夏伯喈墳籍悉付仲宣痛微言之絕聆感星躔之易次  
遂爲銘曰

圓疑寂體兮邈彼真如口口無明兮儵若蓬廬慈梁過  
駟兮歲月其除松粟窅冥兮宛此幽居

開元貳拾陸年七月十五日弟子宗本爲 亡和上  
敬造此塔

碑云禪師諱貞茲郡京兆人也京兆郡名上云茲郡  
者其義不可詳或唐以洛爲東都亦可稱京兆歟又  
云俗姓張氏白輪奐規唐貂蟬蔚漢姜宋葺齒袁揚

前倫規唐猶云規晉姜宋蓋謂姜望宋微子袁揚蓋謂袁安揚震也又有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暉皆頂奉山字云云按崔日用李暉劉昫唐書有傳貞禪師者駐錫風穴山嘗習衡陽三昧其化大行一夕溘然示寂守宰李暉閣維之得舍利千粒明皇謚爲七祖碑隸書甚劣惟用肯爲前卽苒字之省用已爲以尚有古意年號貳拾陸字用代二十六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同餘碑少見

中州金石記

按碑云前刺史故丞相齊公崔日用吏部尚書李暉舊唐書崔日用傳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元宗

將圖義舉日用密詣藩邸潛謀翼戴及討平韋氏

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

國公爲相月餘停知政事出爲荊州長史尋拜吏

部尚書出爲常州刺史轉汝州刺史事在開元七

年前新書同舊書李暉傳暉淮安王神通元孫開元

初授汝州刺史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二十一年

以金城公主在蕃充人吐蕃使奉使稱職轉兵部

尚書不云其爲吏部惟新傳云以奉使有指再遷

吏部與碑合蓋舊傳誤也

任城縣橋亭記

碑連額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二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一字隸書額題在城縣橋亭記六字篆書今在濟寧州學泮池東

橋亭記

將仕郎守尉游芳魯文

朝散郎行尉華容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事告成於儲

翠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

玉軼之旋也

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

者跨泗之別流當魯之要術初隨時以既濟因

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為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

馳道贅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

拖如虹蜺

乘輿乃呂陽朝

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邇

睿覽於洲渚駐

天蹕於川梁先時望

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

之厥後榮

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

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

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為亭館以

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

之宜馨鼓不勝工力徒競鬻為層構在水之陽壓鮮原

以迥出流古壙而却倚危欄巖一反宇峨峨勢搖煙潭  
岌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朗北室懿澗而清泠自堂徂  
亭遷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芰荷憑高行目萬象皆見  
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  
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  
嶂蔽虧旁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  
館口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謠  
俗古遠其太吳氏之遺人富而教文合於魯頌當

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  
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粹而時則有若 邑大

夫滎陽鄭公延葉信昭盈在道契虛舟禮樂之行仁德

歸厚

丞范陽盧瓚

主簿平昌孟景

尉瑯琊王干

言 尉河東裴迥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在公之  
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爲之記會芳有公車  
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頴川韓邠卿舍於裴氏言於  
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之意也子何辭  
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日遂行開元廿六  
年秋七月旬有四日壬

大唐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

通直郎行方與縣尉王日雲篆額

□橋口劉遇 薛遂之

右橋亭記此唐碑之佳者趙氏金石錄載之予兩次  
撫搨附作釋文碑內軼音副棗音乘巨卽以字反卽  
坂字甘音入俗讀念非至於空格多寡皆指君上及  
服御之類差等也可知唐時書碑之規制溯自開元  
至今已及千年雖幸未損亦漸漫漶當移列門下以  
蔽風雨庶不至剝落焉

濟寧州志  
附張昭跋

記文敘開元十三年告成於岱元宗紀十一月庚寅  
封於泰山是也其云翠華之往則北巡濟河玉軼之  
旋則南指陳宋唐時東巡途次猶可案指又云陽門

橋當魯之要術術卽遂二字古通用唐人臨文推崇

本朝輒用空三格或跳行書之此碑獨叢雜有空三

格四格六格七格十格不等莫詳爲何意

授堂金  
石跋

右碑後列銜各有尉河東裴迥唐書宰相世系表稱

迥司封員外郎亦見地里志河南有伊水石堰天寶

十年尹裴迥置卽其人也

山左金  
石志

按此碑今露立於濟寧州學泮池之東張氏謂當  
移列門下者指學宮戟門下可與漢魏五碑並列  
也今視戟門其地亦不能容欲加護惜當別籌位  
置之方矣橋亭記本非州學所有碑稱陽門橋者

跨泗之別流當繆之要衝則此碑當立於陽門橋  
不知何年移來州學而濟寧州志又不載陽門橋  
無從攷其碑之所在碑云翠華之往北巡濟河玉  
軼之旋南指陳宋行宮御路次夫任城是時元宗  
登岱迴輦而南以道里言之當由曲阜滋陽一路  
南抵任城攷兗州府志泗水出泗水縣東五十里  
陪尾山西南經下橋下又經其縣北又西過曲阜  
縣又西至府城東五里金口縣俗所謂黑風口也  
隋文帝時沂泗南流泛濫大野薛胄於二水之交  
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號薛公豐堯

渠元至元二十年開會通河乃修薛公舊堰爲滾  
水石壩以引泗水入運河以意度之所謂二水之  
交卽碑云跨泗別流也陂澤溉田卽碑云壅川爲  
池也積石堰之決令西注卽碑云削金堰於馳道  
甃石門以飛橋也蓋隋時作堰至唐時改功而陽  
門橋當在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縣宜濟寧州志  
所不收而事逾千年橋亭久廢故兗州府志亦不  
敘及也碑額稱任城者想在唐時任城疆域甚廣  
橋亭所在已屬任城境也碑中玉軼之軼廣韻特  
計切音地正韻度奈切音夫未有音副者張氏所



金石錄卷八十三  
云恐誤也碑文王玉二字皆作玉而州志釋文誤於玉軌之玉亦作王不知玉軌出離騷齊玉軌而並馳是也王軌則無出矣文中人獲壹錢之人字脫落旁注下文鄉老叠寫老字可見古人書碑之例不拘如此虛館下一字碑已磨泐張氏釋文作虛館肇臨今姑闕之不其粹而句義難曉粹字碑泐其大半而影迹猶存姑依張氏所釋錄之

### 元宗御注道德經

石約高一丈八尺八寸而面廣一尺七寸不等前三面分三截上截額題太上靈元皇帝道德經及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注共十八字六行行三字正書次截敕文三十行行七字下截經文各十一行行九十九

字四五六七三而皆十一行行一百十九字其注每經文一字皆雙行寫作四字後一面上截行六十字下截列各官姓名皆正書在易州

勅昔在元聖強著靈言權輿貞宗啟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菲擬其指歸雖蜀嚴而獬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畧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靈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簿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靈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口茲絕筆是詢于口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激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訣神自聖奉非此流懸

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開元廿年十二月十四日

經文附刻是書後不錄

開元廿六年歲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壬申奉

勅建

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仁畹奉 敕立

朝散大夫守易州別駕上柱國周憲

太中大夫行長史兼高陽軍副使上柱國鄭景宣

朝議大夫試司馬杜欽賢

道士染虛心 檢校上座解昇仙

明皇注老子經在城西開元觀乾道五年張孝祥移

于府治

天下輿地碑記

右唐元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

儀司馬秀吉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

質立石摹勒如制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

事何繼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

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

爲社學而石臺尙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歸有光震川集

唐元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時古註俱存有古啓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得者十九卽本文未經濁亂其辭既簡奧而義反精深其爲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于是徧諸區夏多有刻石而茲易水獨傳蘇靈芝之筆靈芝他書易中多有而不及此石之善

墨林快事

右明皇御注道德經歐陽公趙德甫所收者皆懷州本久不傳邢州本歸熙甫嘗見之今未審尙存否予

所收則易州本也懷州本經文御書注則諸王所書此幢經注皆出於一手驗其筆迹蓋蘇靈芝書也石文間有殘缺亦有石本元缺者以注證之皆當與今

本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首層列元宗二十年勅有隨所意得遂爲箋註云云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亦與古本相彷彿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定本今邢氏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然又考漢書註

如顏氏於魏豹傳引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田橫傳引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  
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揚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  
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酷吏傳老氏稱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  
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  
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西域傳註老子德經  
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

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

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

案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

其於翟醜傳也則又謂老子道經曰魚不可以脫於

泉是數子於初唐時並同所證

夢真容碑稽之道經以慈爲寶

其必

襲自晉宋舊本如此碑所分題固有據也

授堂金石跋

按史記老子列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爲周守藏室史西出關爲關令尹喜著書上下篇

而去莫知其所終所謂上下篇卽世所傳道德經

二篇唐以老子爲祖故尊崇之典特盛至元宗篤

好元學而老子之書尤行於世此碑首列勅文題  
開元廿年後列諸臣姓名題開元廿六年奉勅建  
攷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  
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尙書論語兩條策  
加老子策封演聞見記亦云開元二十一年明皇  
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則是時御注初成  
頒諸天下遍令士子傳習也唐六典載國學教授  
之法考經論語老子皆爲大經注云老子用開元  
御注舊令用河上公注蓋當時選舉應制自開元  
以後無不用御注矣新書藝文志元宗注道德經

二卷又疏八卷天寶中加號元通道德經世不稱  
之道藏目錄載御製道德真經疏作六卷文獻通  
考又作一卷未知孰是道藏目錄又云御注八十  
一章分章逐句內則修身之本外則理國之方今  
碑但分上下篇而不標各章名目殆是書碑時從  
畧也碑上卷題老子道經下卷題老子德經與經  
典釋文所題正同攷唐代傳注中引老子語皆道  
德分見未嘗混而爲一則元宗所注實從古本如  
此董道藏書志謂元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  
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非也元

宗之注道藏尙存其書刊於前明正統十年而傳刻譌誤文句或多增減獨石刻千古不易最爲可據昶所見道德經注無慮數十家皆與河上公王弼諸注及元宗本大同小異而唐太史令傅奕校定老子古本字句獨較他本爲繁亦足以資參訂當開元時此碑傳刻頗多集古金石二錄所載皆懷州本久已無傳歸有光跋邢州龍興觀本稱開元二十七年所刻則立石已在易州之後今亦未見然焦竑老子攷異嘗引龍興碑疑卽邢州本也雖無全文可攷而單辭隻字尙可概見全碑面目

又元至元中高翹所書古老子并釋文刻於石碑今在盤屋驗其文與諸家亦多不同今合各本及釋文所載詳勘異同畧舉其概足證此刻之善者如第二章

原碑不標第一第二字樣今摘其文從各本所分載入便檢核也

故有

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六句河上公傅奕至元本相字上皆有之字李道純曰此間有之字者非也王弼顧歡與此同萬物作而不辭河上公王弼而上有焉字陸希聲至元本及太平御覽引並與此同邢州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同傅奕本也第四章湛常存吾

不知誰子上句諸本及至元本作湛兮似常存邢  
州本作湛似或存下句諸本誰下有之字惟陳象  
古至元本與此同第五章其猶橐籥諸本及至元  
本句末有乎字惟李約與此同多言數窮諸本並  
同邢州本言作閭第七章天長地久地所以能長  
且久者諸本並同邢州本上句作天地長久下句  
無且字故能長生諸本並同邢州本生作久非以  
其無私王弼至元本及淮南子引句末並有乎字  
河上公與此同并非字第八章又不爭處河上  
公王弼又作而司馬光曹道冲至元本並與此同

第九章不可長保諸本並同邢州本保作寶富貴  
而憍諸本憍皆作驕惟司馬光至元本與此同功  
成名遂身退諸本並同惟王弼作功遂身退傳奕  
作成名功遂身退邢州本又作名成功遂身退第  
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  
元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  
明白四達能無知傳奕及淮南子引六句末並有  
乎字李道純曰有乎字者非也能無爲能無知王  
弼作能無知能無爲傳奕作能無以知乎能無以  
爲乎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十三章何謂寵辱

寵爲下河上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王弼傅奕作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陳景元李道純作何謂寵  
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惟至元本與此同故貴以  
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  
下諸本爲天下下皆有者字陸希聲至元本及淮  
南子引與此同若可二句河上公作則可以寄於  
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王弼作若可以寄於天下  
若可托天下淮南子引作則可寄於天下乃可托  
於天下矣傅奕又作則可以託天下矣則可以寄  
天下矣惟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四章是謂

忽恍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句第十五章豫若冬  
涉川河上公豫作與下有兮字王弼豫下有焉字  
傅奕亦有兮字猶若畏四隣諸本猶下亦有兮字  
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儼若客河上公作  
儼兮其若客王弼作儼兮其若客案客字與下文  
釋樸谷濁四字爲韻作客者非也渙若冰將釋河  
上公王弼渙下有兮字冰下有之字邢州本釋作  
洵傅奕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敦若樸曠若谷渾  
若濁諸本及至元本並作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邢州本作混若樸曠若谷混若濁



句法與此同敦作混疑涉下文而誤孰能濁以靜  
之徐清河上公靜上有止字傅奕靜上有澂字之  
下有而字陳景元靜上亦有澂字王弼陸希聲至  
元本並與此同故能弊不新成河上公王弼弊作  
蔽傅奕作是以能敝而不成邢州本作故能敝復  
成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十六章各歸其根河上公  
王弼至元本並作各復歸其根莊子作各復其根  
惟傅奕與此同公乃主王乃天諸本並同邢州本  
作公能生生能天第十七章其次親之譽之其次  
畏之侮之上句河上公王弼作其次親而譽之傅

奕作其次親之其次譽之下句陳象古作其次畏  
而侮之傅奕作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陸希聲至元  
本二句並與此同猶其貴言河上公王弼作猶兮  
其貴言陸希聲作猶其貴言哉傅奕作猶兮其貴  
言哉邢州本無兮哉二字猶其作其猶惟至元本  
與此同第二十章荒其未央河上公王弼作荒兮  
其未央哉傅奕至元本作荒兮其未央邢州本作  
莽其未央案莽字疑卽荒字之誤與此同也如春  
登臺王弼顧歡至元本並與此同諸本或作如登  
春臺者皆非也我獨怕其未央河上公作我獨泊

兮其未兆王弼作我獨廓兮其未兆傅奕作我獨  
魄兮其未兆邢州本作我覓未兆惟至元本與此  
同乘乘無所歸王弼作儻儻兮若無所歸陸希聲  
作儻儻兮若不足似無歸傅奕作儻儻兮其不足  
以無所歸河上公至元本作乘乘兮若無所歸與  
此同惟多兮若二字畢制府沅道德經考異云說  
文儻相敗也讀若雷儻垂貌一曰嬾解乘覆也三  
義皆相近其聲之轉則猶乃之讀爲仍微之讀爲  
止矣我愚人之心純純諸本心下有也哉二字純  
純下有兮字王弼傅奕純並作沌邢州本亦作純

純兮忽若晦嚴遵忽下有兮字河上公作忽兮若

海王弼作澹兮其若海寂兮似無所止河上公寂

作淵

今河上公  
本作漂

王弼作膠梁簡文傅奕並作飄惟

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案寂卽膠宋之宋王弼作

颺此作寂二字形殊義同而貴求食於母河上公

王弼傅奕作而貴食母陳象古邵若愚至元本並

與此同老子考異引開元本亦作求食於母文獻

通考載晁公武云元宗老子注頗增其詞如而貴

食母作兒貴求食於母之類貴食母者嬰兒未孩

之義諸侯之妻以大夫妻爲食母增之贅矣今案

此句注但云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  
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先無口疑求於二字今所

加也云云則元宗但增求於二字實未改而為兒

晁氏所譏未為盡確或別本如此未可知也第二

十一章忽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諸本

忽兮恍恍兮忽兩句之下多有兮字顧歡作忽恍

中有象恍忽中有物河上公又作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忽兮恍兮其中有象二句互倒非也至元本

與此同窈兮冥其中有精河上公王弼作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顧歡作窈冥中有精文選注引與此

同至元本窈作杳其精甚真諸本並同邢州本無

此句第二十二章枉則直傅奕及邢州本直作正

河上公王弼與此同弊則新王弼弊作蔽傅奕作

敝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二十五章寂兮寥兮

鍾會寥作颺王弼傅奕作冥河上公至元本與此

同第二十六章燕處超然王弼傅奕燕作宴輕則

失臣王弼傅奕及邢州本臣並作本河上公至元

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二十七章善計不用籌算河

上公作善計者不用籌策王弼作善數不用籌策  
傅奕作善數者無籌策陸希聲呂惠卿並作善數

者無籌算陳象古作善計無籌筭惟至元本與此  
同第二十九章或响或吹王弼响作獻諸本响皆  
作噤或載或墮王弼載作挫傅奕作培邢州本作  
接河上公至元本二條並與此同第三十章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諸本並同邢州本無此二句果而  
勿憍諸本憍皆作驕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是謂  
不道不道早已傅奕及邢州本兩不字皆作非河  
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後第五十五章亦有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二語諸本皆同邢州本亦作非第三十一章不可得志於天下諸  
本作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傅奕無則字邢州

本作不可得意於天下惟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  
二章人莫之令而自均諸本人皆作民惟永樂大  
典所載王弼本及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三章死  
而不亡者壽諸本亡皆作忘河上公作妄傅寫之  
誤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四章大道汎汎其可左右  
河上公王弼並作大道汎汎兮釋文云本或作汎周  
張並同傅奕作大道汎汎兮其可左右至元本亦  
作大道汎汎功成不各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上  
句成字下河上公王弼有而字傅奕作功成而不  
居邢州本至元本並與此同下句愛養王弼作衣

養傳奕作衣被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傳奕及邢州本口作言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第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傳奕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彊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與此同第三十八章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河上公王弼處其居其並作處不處不居並作居傳奕兩處兩居統作居至元本及朱穆崇厚論引並與此同第三十九章其致之諸本句下並多一也二字惟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河上公王弼至元本行下有

之字傳奕又作而勤行之第四十二章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河上公王弼作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傳奕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四十三章無有入有問河上公至元本入下有於字傳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問惟王弼與此同第四十五章清靜爲天下正河上公句上有知字傳奕知清靜下并有以字王弼李約薛致元至元本並與此同第四十九章慤慤爲天下渾其心王弼慤慤作歛歛釋文云一本作慤河上本作淡淡簡文云河上本作怵怵至元本與此同

第五十一章是以聖人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諸本上句聖人皆作萬物下句爵字河上公主弼作命傅奕陸希聲至元本二句並與此同第五十四章修之家其德能有餘諸本皆作其德乃餘惟韓非子作其德有餘第五十七章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諸本無事句並在好靜句之下惟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河上公王弼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傅奕作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靖勝牡以其靖故爲下也至元本作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能下惟陸希聲陳象古與此同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聚諸本兩聚字亦作取惟河上公本或作聚與此同第六十三章是以聖人由難之諸本由皆作猶二字古通用第六十五章知此兩者亦稽式王弼稽作稽傅奕作常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河上公至元本與此同第六十六章是以處上而

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河上公作是以聖人處民  
上而不重處民前而不害傳奕作是以聖人處之  
上而民弗重處之前而民不害也惟至元本與此  
同王弼人作民餘與此同第六十七章保而持之  
河上公王弼作持而保之陸希聲至元本與此同  
第六十八章善勝敵者不爭河上公作不與爭王  
弼作不與無爭字傳奕至元本與此同第七十三  
章繹然而善謀河上公繹作墀梁武王尚鍾會孫  
登張嗣作坦傳奕作默王弼至元本與此同第七  
十六章木強則共王弼傳奕共作兵河上公至元

本與此同第八十章雞犬之音相聞諸本音皆作  
聲惟至元本與此同以上諸條皆石本異文而遍  
攷衆家率多吻合知當時撰注時大率參採舊說  
擇善而從成此定本也然經注旣繁寫刻時豈能  
細檢則亦有石刻譌脫不可爲訓者如第二十四  
章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三句諸本自是  
自伐自矜下皆有者字與上文踐者不立跨者不  
行自見者無三句法相類碑脫三者字第三十章  
不以兵強天下其事諸本其事下皆有好還二字  
案注云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旣好還報則勝

負之數未可量明原本亦有此二字碑脫也用之  
 不可諸本此句皆作用之不可既王弼作用之不  
 足既碑脫既字第三十五章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基按二語句法相配碑脫下句為字諸本有之故  
 致數與無輿河上公作故致數車無車王弼傳奕  
 本車皆作譽今弼本亦作輿至元本皆作輿碑下作輿上  
 作與誤注云數與則無輿與字亦誤而公王以為稱諸本並作  
 王公以為稱傳奕作而王侯以自稱也玩注文原  
 本亦當作王公碑二字誤倒第四十三章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益傳奕及淮南子引皆作吾是以

知無為之有益也河上公王弼並無也字碑下益  
 字非譌即衍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德善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諸  
 本第二句皆讀善字絕句第三句作信者吾信之  
 碑脫上信字第五十五章櫻鳥不搏諸本櫻皆作  
 攫碑作櫻不成字第五十八章廉而不穢諸本穢  
 皆作剡惟河上公作害碑作穢說文所無第五十  
 九章是謂深根故蒂諸本故皆作固誤第六十六  
 章故天下與能與之爭諸本上與字皆作莫碑誤  
 第七十章知我者貴河上公王弼至元本並作知



我者希則我者貴傳奕作知我者稀則我貴案注  
云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  
至貴則原本當同河上等本碑脫希則我者四字  
凡此皆宜參据衆家以正刊誤者也碑末題田仁  
琬周憲鄭景宣杜欽賢諸臣姓名皆同時奉敕建  
立之人而不書臣字亦例之變者此四人兩唐書  
皆無傳可攷仁琬字正勤官至安西都護其事蹟  
畧見保定府德政碑碑載仁琬以開元二十五年  
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事悉與此碑合惟此題作  
仁琬雙名德政碑直云名琬爲異耳碑無書人姓

名相傳是蘇靈芝所作靈芝兩書亦無傳墨池編  
稱其好書石蹟宜和書譜載靈芝嘗爲易州刺史  
郭明肅書候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契丹  
以墨本詣榷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蓋開寶間書  
名極盛故爲時所重如此今世石蹟存者昶所藏  
有開元二十七年易州鐵像頌二十八年田公德  
政二碑此碑筆法極與相似當爲靈芝所書無疑  
矣書譜云靈芝儒生也而鐵像頌題登仕郎前行  
易州錄事德政碑則題爲逸士豈罷官之後乃有  
此稱書譜因之誤爲儒生耶金石錄載靈芝書范

陽郡憫忠寺寶塔頌題承奉郎守經畧軍曹參軍  
其碑立於至德二載則肅宗時又起爲參軍也

易州鐵像頌

碑高九尺六寸七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十八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易州

大唐易州鐵像碑頌

并序

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

登仕郎前行易州錄事蘇靈芝書

自我大師堅林示化不有像設人何以依小大之功蓋  
存乎願瞻彼朔易有大像焉厥高羌而不可乎彌度則  
我前太守盧君之所立盧君諱暉字子晃自尙書

郎保釐我郡張皇軍容簡而明慧而肅害必革利必興  
爰徙軍爰置邑剗闐闐飾招提遠者懷近者悅戈甲以  
理奪虜氣於塞外童耆以樂被毗謠於域中然猶躬行  
屬縣求人之瘼相彼村閭古多精舍往往隨墜而法鼓  
存焉或播或作或鬱或震莫惰筍簾之狀寧聞宮徵之  
音人君曰咨時則有若黃耆鯨背之老數百人隨車  
而請曰惟是衆多之金委於草莽不敢散爲凡器以速  
戾實願合爲真容以祈禱君曰善且俾五臺沙門  
大端慮事樂施之力一惟百精誠之心百惟一炭嶺屬  
爐谷呀人雲屯臺雷動黃白之氣竭青氣生焉於是化

天下之至剛為天下之至柔以至柔入無間亦既成像  
復歸於剛眾奔走而觀之則三十二相備矣計功者蓋  
莫知其眾寡徒駭其不日而成也度財者又莫知其少  
多徒歎其不召而至也非我人心之歸於君君慧之及  
於人何以能之是舉也可以觀政矣間一歲使臣以君  
政尤異聞於 帝帝用嘉之錫以束帛有由然也伊  
追琢之功未既而惠盧君遷于瀛田君至自靈誕敷至  
化纘戎前功爛朗景彰飾道盡矣戊寅歲易人思邵父  
羨杜母嘉願力謀不朽是用託頌於端端文館之吏也  
敢不禱若頌曰

崇崇辟容法之尊兮優優庶政直而温兮如茨如椽不  
騫不崩福永存兮

大唐開元二十七年歲次己卯五月壬辰朔三日甲  
午建

□□□通車道三所 官坐鎮 白楊谷 置縣三 五迴

樓亭 板城 每驛傍造店一百間 抱陽寺造長

廊一百卅間 □□□□營入城造廳及廊宇二百間

造水碾四所 已上並盧君造 鑿人王希貞解崇光

右易州鐵像頌碑末云置縣三五迴樓亭板城攷元

和郡縣志五迴縣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盧暉奏置在

五迴山東麓因名之二十四年刺史田琬以其險隘  
東遷于五公城在今易縣西五十里樓亭板城二縣  
元和志不載蓋天寶後縣已省也元和志又云高陽  
軍在州城內開元二十年置蓋亦盧暉所奏矣唐書  
地理志瀛州有長豐渠開元二十五年刺史盧暉自  
束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通漕溉田五百餘頃魏州  
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  
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然則盧君固  
當時之能吏所至皆以興建為務者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易州太守盧君暉造鐵像郡人張皇其事勒為頌暉

見唐書宰相世系一官太原少尹者當即其人碑後

載盧君開北山通車道三所有官坐鎮白楊谷我院  
諸名以韋濟開偃師東山下新道例之暉亦宜附入  
地里志而史文不及豈有所遺耶暉又置縣三曰五  
迴曰樓亭曰板城地里志五回開元二十三年析易  
置并置樓亭板城以碑案之首發議建置者自盧君

始也  
授堂金石跋

記石浮屠後

石橫廣二尺六寸七分高一尺三寸八分二十  
一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正書在房山縣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為奏  
聖上賜大唐

新舊譯經四千餘卷充幽府范陽縣爲石經本又奏范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城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山林麓東接房南嶺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並永充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元法歲歲通轉一切經上延寶靈永福慈王下引懷生同攀覺樹粵開元廿八年庚辰歲朱明八日前莫州吏部常選王守泰記山嶺石浮屠後

送經京崇福寺沙門智昇

檢校送經臨壇大德沙門秀璋

都檢校禪師沙門元法

同前係

獨樹村磨碑寺

東至到南至河

西至河北至他山

四至分明永泰無窮

今在房山縣記金仙公主奏賜譯經四千餘卷并范

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城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

園一所及環山林麓

金石文  
字記

按前云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爲奏聖上云云

唐書公主傳睿宗第九女金仙公主始封西城縣

主景雲初進封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  
以方士史崇元爲師當開元時公主旣爲道士未  
嘗進封長公主此稱長公主後又有御書神道碑  
亦稱長公主蓋皆以元宗之妹而尊稱也疆域之  
分四至八到始見於元和郡縣志繼見於太平寰  
宇記後之撰地志者皆因之此以寺記而後列東  
西南北云四至分明後人田宅署券亦同此式蓋  
昉于此也刻記之所碑無山寺主名但云石浮屠  
後又云環山林麓西止白帶山口而文前云賜大  
唐新舊譯經四千餘卷爲石經本攷畿輔通志山

川卷內有石經山在房山縣西南五十里引隋圖  
經云智泉寺僧琬見白帶山有石室遂發心書經  
十二部刊石爲碑又引逃虛子集云石經貯于巖  
洞者七地穴者二洞以石門閉之穴以浮圖鎮之  
又引帝京景物畧云房山縣西南有山曰白帶山  
生懋題草又曰懋題山藏石經者千年故曰石經  
山北齊南嶽慧思大師發願刻石藏座下靜琬承  
師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  
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構  
雲居寺焉唐金仙公主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

四壁刻經又仙釋卷內載釋靜琬訪求名勝至白帶山見峯巒靈秀遂採石造十二部石經因構雲居寺明皇第八妹金仙公主增修之又寺觀卷內載雲居寺在房山縣石經山下寺有唐開元十年石浮圖銘二十八年當云十八年山頂石浮圖後記今並存南麓卽西天寺塔下有石經窟其後則香樹林据此知此碑在房山縣石經山雲居寺也金仙公主本睿宗第九女而云明皇第八妹者安興昭懷公主早薨不在數內也碑云奏賜譯經充幽州范陽縣爲石經本者今之房山縣在唐時爲良鄉縣屬幽州而碑云幽州范陽縣卽今之涿州隋時爲涿縣屬涿郡武德七年改范陽縣爲涿州治並據唐書地理志良鄉范陽兩縣接壤想當開元時白帶山在范陽境而范陽又屬幽州唐志所未晰也

易州田公德政碑

碑高九尺八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書在保定府蓮池書院

大唐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

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公德政之碑并序

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

開國男徐安貞撰

逸士武功蘇靈芝書

聞之經國濟理長物生人者則必委成郡邑而擇其良吏然守文則溺於牽俗更法則弊於專任寬恕則失於容奸強毅則陷於傷善建用皇極難乎其入若夫剛不爲虐簡而能斷布政優優化人成俗者見於田易州焉公名琬字正勤其先敬仲適齊曰陳爲族周齊聲近遂氏於田五代其昌罷秦人之西帝七雄方闔朝泗上之諸侯自國滅淄上族遷關右武安以戚屬爲丞相司農以建議封陽城吾能言之公其後也不殊厥問幽而復光曾祖君舒隨甘州刺史祖越西州長史父思成州同

谷尉名雖必聞官不求達累濟純嘏克生忠良公應天景星含道元氣和五味以正性備百行以資身况言談者仁之文孝悌者德之本取與者事之會恬淡者道之苜弱冠遊太學尋師授韓詩曲禮以爲小雅傷於怨刺大戴失於奢侈功業宜先於濟理章句非曰於適時因讀孫吳兵法備霍別傳遂杖劍從軍以功授合黎府別將歷果毅轉折衝累拜郎將中郎將尋除安北都護口遷威衛將軍每拜命必銜一官兼一使口口幹理口克保釐口是所向皆通胤善咸集戶部尚書王峻國之楨幹人之具瞻太子太師蕭嵩惟嶽出雲生甫翊聖王之



惣管朔方也帳下之畫一以詢公蕭之節度河口也闔  
外之事不裁於己公貌無矜色口無伐辭出則推美於  
人入則盡慮於事議者以爲王能信善蕭能任賢居二  
者之間非周才孰可尋以將軍兼靈州口口朔方軍節  
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會  
遭家艱奔喪州里扶杖未起粥口不入古之純孝何以  
尚茲明年扶胡綬邊口口震怒起公除易州刺  
史鎮北邊也公聞命驚殞以死讓請情旣難奪恩  
爲中停廿四年禮終復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此邦  
之人舊稱勇悍慎然尚荆卿之風慕燕丹之義其俗易  
使也其人可用也而地接邊鄙郡叅軍鎮口口杼軸空  
矣征役勤矣用非口口養力盡猶求摧節義之明心就逋  
逃之口口公深口口口大返其源阜其財求致其忠愛  
居者旣逸去者知歸星歲未周襁負咸至豈非寬明以  
恕恩結其心者歟時出桑野奄觀銍刈責其墮者則爲  
之怛感口口口敗子焉勉其勤者則喜形顏色若遇其  
良子焉故人感而懷之莫敢暇逸霑體口足唯農是口  
所以家粟流衍而餘糧棲畝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則  
公曰曰政信然也歲或大旱憂心如熏如燠如焚如焚  
其身曾是勤人達于鬼神及有事山川宜乎口土祝始

告而雲合俎未徹而雨降氣有并口災變爲口口口口  
東風至雨集其高也散日其下也被地遂能辯其疆界  
犬牙不入非神鑒其德有所庠之其孰能與於此夫市  
者利之所聚人之所爭強口肆奪不忌口口口取於人  
謂爲官市交易不得其所朝夕爲之皆虛公撫御多方  
非止朴罰家僮門客莫口城寺通商服估日以填湊更  
爲一都之會也公口口口將口口口口其有酣歌劍舞  
者彈弦跼履者懾其雄而息其競疏其穢而復于禮以  
爲不積其德無以口口口也不正其身無以出令也故視  
無旋聽無聳其動也可口其靜也可法四隣以是嘉其  
致而歸其高百姓以是服其德而樂其行故自郡邑至  
乎鄉鄙莫不競者讓暴者仁毅者溫懦者立其惟不言  
而化口過半矣於是詢耆舊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  
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入之所惡者去之入之所欲者  
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不躬親爲之一口而  
口無艱急而亦無歿病矣比及三年則有成也盡知方  
也洎農隙巡撫煦愉溫顏易水變其寒風燕谷增其暖  
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口亦恥之使無訟口見於今日矣  
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烈而善於文  
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悅其詩書

不然何有執繁弱之弓拔雍狐之戟而能緣飾吏事擿  
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公次  
會計朝于京師廿八年春二月制攝御史中丞遷  
安西都護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號門  
衢或悲里室曰自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  
痛詣闕陳情則長安地遠邀道攀戀而西域路絕  
既借寇不可則令名宜存詞曰

卓尔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曠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  
文則柔孰是師旅能牧于州靡不夙夜思皇厥中綢繆  
庶政亦以訓戎天子曰俞爰嘉尔功俾守易土而  
和其風北燕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  
搖之是謂苛隱惟君莅止高明柔克柔克伊何撫如瓊  
孩墮不入境早不爲災既庶能富逋亡歸來非德之致  
其誰有哉水積則流德積則揚化自下國聲馳遐方允  
矣君子如珪如璋刻石頌之令問不忘

開元廿八年十月十六日建太原王希貞刻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需  
然齊名今需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石

華鑑  
田璇以開元二十四年治州有善政二十八年遷攝

御史中丞安西都護以去州人立石頌之碑云公名  
琬字正勤而趙氏金石錄鄭氏金石畧于氏天下金  
石志竝題作田仁琬德政碑今易州龍興觀石刻道  
德經末亦題刺史田仁琬名元和郡縣志又書易州  
刺史田琬碑刻立於當時稱名必無差誤不知何以  
異同若此也唐會要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  
竝聽著緋佩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金袋者  
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琬階正議大夫正四  
品上其結銜稱賞紫金魚袋蓋以軍功得之與賜紫  
借紫者有別矣唐六典諸軍各置使一人其橫海高

陽唐興恒陽北平五軍皆本州刺史爲使又會要高  
陽軍本在瀛州開元二十年移在易州故琬以易州  
刺史兼高陽軍使也合黎軍府之名唐書地理志失  
載不知屬何州也琬嘗爲靈州刺史朔方軍節度副  
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攷之  
於史吐谷渾部落初自涼州徙鄯州不安其居復於  
靈州之故鳴沙縣置安樂州以居之又靈州黃河外  
有豐安安遠新昌諸軍安遠蓋定遠之譌故朔方節  
度得兼押渾部落使領豐安安遠二軍也十將兵馬  
使史無文以證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田琬字正勤開元二十四年除易州刺史碑盛述其  
爲政有惠爲州人所樂而推其先世云敬仲適齊因  
陳爲族周齊聲近遂氏於田新書宰相世系表陳田  
聲相近與此符合史記田敬仲世家以陳字爲田氏  
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  
爲田氏然則陳田聲近蓋由舊說也荀子不苟篇田  
仲注曰仲齊人處於陵孟子作陳仲史記游俠傳東  
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皆可取以附證此  
碑之所依據又碑稱戶部尙書王峻太子太師蕭嵩  
案峻與嵩並見唐書本傳稱官與碑合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徐安貞撰文題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  
賢院學士上柱國東海縣開國男舊唐書傳安貞  
信安龍邱人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  
每屬文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累遷中書侍郎新  
書傳云徐楚璧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  
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叅助後更名  
安貞今碑作東海縣男與新史異餘官與兩史同  
書譜引金華志云徐楚璧字子珍唐詩紀事云安  
貞以李林甫用事逃隱衡嶽爲掇蔬行者病啞不  
言數年後因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徐

行者跨梁而過掌事人怒杖其背徐以手畫地曰昔年曾學大書願試書及題數行羣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後李邕過寺見其題大驚召之同載而歸按此語多不確唐書宰相世系表林甫官吏部尚書在開元二十七年其用事時安貞傳方言其叅助計議何至逃隱衡嶽李邕自開元初左遷括州司馬起陳州刺史十三年復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後歷淄渭二州刺史出為汲郡北海太守邕嘗書麓山寺碑在開元十八年如果安貞有逃隱衡嶽題梁為邕所見同載而歸之事亦當在開元十八年前後而其時林甫正未用事也大抵舊說流傳率多差誤年湮事遠無人考稽相率而承訛襲謬者類如此也碑已題安貞則傳云後改名安貞者在二十八年已前矣田陳二姓諸說皆謂聲相近按詩周頌有瞽篇應田縣鼓鄭箋云田當作幘音允聲轉字誤變而為田竊疑幘可變為田亦可變為陳幘與陳先以形似而變陳與田又以聲近而譌也附識以備一說

金石萃編卷八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 四十四

裴道安墓誌

銘石高廣各二尺八寸三十三  
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序并

族叔禮部員外郎肱撰兼書

君諱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燉煌為郡

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口口年載其令德高

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瑯琊公績茂戎昭化成郡

兩曾祖仁基口口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  
圖王充義拔舊主遭時不利玉哲名揚  
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祖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聞喜公贈大尉口口獻既明且哲經文緯武  
故事宗於禮闈大勲炳於雲閣孝光庭侍中兼吏部尚  
書贈太師謚忠獻器識宏遠墻宇高深亮采  
丹青神化君三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口之性抱經濟  
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  
學吏能賢人之業口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  
教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 口

宸捧

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

調補太常寺主簿口口寺署辨口禮法按驗伏藏動盈  
累万卿韋韜欲以昇 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  
固讓厥功口口京地府司錄未上丁 太師

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口日式期口口屢

聞寵光是冀爰紆 聖札用勒豐碑仍命

宰臣俾令護口此乃顯口千古哀榮 九原者也

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 明主

優口口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

君晝夜泣血號訴聞 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



皇口報應之口有如影響憂制缺  
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與五品官口宰以君口量  
清通不欲處之設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袞服  
外除心喪內疚口口今職遠口  
感於  
免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于  
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  
行怡然理順俄遷尙書祠部郎君才兼口口口典

郊廟續祖訥之清言循樊淮之儒術  
明光伏

奏問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卧疾  
弥旬以開元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于長安光德里  
私第春秋卅其  
先葬于闡喜之東京原也卽

以辛巳歲二月癸丑廿日壬申旋窆于長安萬春鄉神  
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厄願攘之君曰苟無  
負於神明亦何攘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  
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育德志希宏濟心鏡无爲  
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  
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紱卧壑栖林青雲始階黃埃溘至  
海內豪雋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  
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龔懿蘭  
菊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口服  
教義口紹忠烈詞曄春葩摛貞暮雪珪璧內潤鼓鐘外

徹肅禎一命趨侍兩宮奉常典禮左掖記功

清輝就日逸翮搏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

建禮休澣漳濱移疾方奏丹墀遽辭白日隱

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按此碑撰書者族叔禮部員外郎裴肫兩唐書無

傳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有裴肫重岐之子官禮部

郎中當即其人碑叙裴氏先世已詳裴光庭碑其

述稹事惟新唐書附裴行儉傳所載甚略舊史但無傳

云光庭舊史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後授祠部

員外郎卒碑則云開元初舉孝廉授左千牛備身

轉太子通事舍人補太常寺主簿遷京兆府司錄

丁太師憂服除拜起居郎遷尚書祠部郎視史較

詳也世系表則云稹司勳員外郎龔正平縣子與

碑傳異碑云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

口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君晝

夜泣血號訴于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詔改謚曰

忠獻是光庭改謚由稹孝感所致也舊光庭傳太

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爲吏部日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其爲希蕭嵩意

旨止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

新傳初謚作克平後謚作忠憲餘同

碑與傳互有詳略至新書傳有云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元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行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此事碑獨略而不書碑又云自武德之始迄于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此似補起居注之闕者而唐書藝文志有開元起居注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稹所撰四百餘卷

或卽在其中也碑云嗣子倩等而不著其官位新書附稹傳後云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以治行

賜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世系表又云正平縣男傳所不載碑書長安萬春鄉神和原長安志作神禾原又祈禳之禳作攘想皆通用也寔以辛

巳歲爲開元二十九年碑爲向來金石諸家所不

載永同年高郵沈君方穀

業富

爲河東轉運使以此

見贈且云與裴氏有親其舊塋上唐宋碑刻甚多將盡搨之聞而欣然拭目以俟旋以病歸不果至

今追憶爲之憮然

洞清觀鐘款識

款高三尺二寸上圍四尺九寸下圍六尺九寸腰橫起五稜以界上下其上下共八區每區亦間五稜每五稜四行文皆一直接下總計十六行行廿八字至四十字不等其八區首三區無字第四區六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係金至天年刻第五區四行皆人姓名似與諸稜十六行字同刻者第六區左行五行行十一字係宋咸平年刻至第七第八兩區文亦上下直接七行行十六字至廿一字不等係天祐年刻但下區末後多書人行並正書在南康縣

維大唐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閏四月辛巳朔廿八日

戊申女道士蔡淨廉曹淨儀曹紫虛孫雲譽蔡仙經謝

玉耶寂摩觀上座朱處封檀越主蔡方運蔡思奉吳少

表蔡祚樂等勸率衆緣敬造銅鐘一口奉爲國王帝主

牧宰官僚下及蒼生同霑福祐永充洞清觀供養

用銅三百斤

時匠余令玉

以上首五稜四行

口延誠朱守虬曹雲岫及妻蔡五娘蔡邦贍及妻鍾李

定謹孫貞幹蔡仙望蔡口母鍾四娘曾四娘謝意謝仙

諒僧調御蔡嶠母朱孫封黃口劉智新蔡朝欣蔡齊炎

蔡承親蔡齊希朱伯巡蔡齊康蔡懷慶曹處貴朱玉貞

鄭仙玉謝賀朝謝獻之黃待徵朱惠建朱師雅曹思合

李庭芬蔡口蔡祚封李定廉朱希母歐陽

以上次五稜四行

謝口封蔡晏堯爲亡兄璧及嫂劉劉智常李廉母朱二

娘爲亡葺二官蔡公緒蔡思京李口口蔡化口蔡因業

蔡祚寧朱思齊蔡貞母羅朱思樂鍾虬爲亡孝蔡巍母

劉大娘蔡齡母李夫人蔡尹嗣朱先母蔡鍾嶠爲妻李

氏朱守諫朱守元孫順女道士蔡真仙朱智藏蔡淨智

蔡雲嬌蔡仙勝蔡紫蓋李仙定朱仙臺李仙雲曾雲童

謝紫霄蔡階蔡微

以上又次  
五稜四行

縣令員元禮丞元仙息主簿鍾離延祐尉皇甫玲錄事

朱守寧前錄事沈再思倉督黃處冀朱靈郁劉仙朝劉

俊父及妻簫大娘趙靈岫及母丘四娘黃御鵬及妻朱

六娘沈壽及母溫八娘劉仙諧鄧庭珪爲亡孝蔡惟舊

明義期李表泓蔡祚合及妻劉大娘蔡推母董三娘爲

亡葺護軍曾光庭蔡靈舉爲亡妣朱經母蔡爲亡葺蔡

妃沒故蔡嬌舍蔡四柔

以上末五  
稜四行

蔡遊巖 曹雲峯 蔡崇舛 朱瑗 朱球珍 吳均

爲亡孝 歐陽平 朱千里 曾席母謝二娘 蔡希

妻李四娘 蔡休祥 謝璵母蔡五娘

此在上層爲弟  
二區統計爲弟

區五

弟子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康縣事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陽坤當縣洞清觀

銅鍾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桴擄入峒至天復元年坤

統押將士收破却復前件鍾將歸本縣緣洞清觀領因  
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畫錦禪院未有銅鍾今將  
轉捨冀保弟子官榮顯達將卒興隆邑內居人同霑福  
利鴻音遠布永鎮伽藍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癸亥  
朔廿九日辛卯題 院主僧響滿

開元寺僧義全書 此以上在末後上下兩區

准勅省指揮鐫題咸平三年拾壹月 日

守縣尉周

守主簿夏侯口

守殿中丞知縣事成口 此以上刻在第六區左行

昭武大將軍南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趙國器捨  
此洪鍾于本路通真道院永充八天供養者至大二  
年己酉歲九月吉日開山住持道士程紹真徒弟程

自謹題 此以上刻第四區

按此鐘本于開元二十九年南康縣女道士蔡淨  
源等鑄以充洞清觀供養者淨源等題名其上續  
于天祐元年判南康縣事陽坤移置畫錦禪院坤  
自刻記于土宋咸平三年知縣事成口等但題名  
而無移置之事元至大二年南安路總管趙國器  
移充本路通真道院供養道士程紹真等題記蓋

一鐘闕四百四十餘年而三移其所矣唐書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南康縣屬淮南西道元時陞宋之南康軍爲南安路而南康縣屬焉陽所題云平固作孽之時攄擄入喇此時當昭宗末季朱全忠兵犯京師朝廷倉皇爲避亂之計昭宗本紀不暇載及平固作孽其詳不可知矣新唐書本紀僅書天復元年十二月鍾傳陷吉州似亦平固之餘孽也

### 夢真容勅

碑高九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三寸四分  
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行書在易州

武功蘇靈芝書并題額

勅旨中書門下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親承德音陛下謂臣等曰朕自臨御已來向卅年未曾不四更初卽起具衣服禮尊容蓋所爲蒼生

祈福也昨十數日前因禮謁事畢之後曙色猶未分端坐靜慮有若假寐忽夢見一真容云吾是汝遠祖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不知年代之數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今合與汝於興慶中相見汝亦當有大慶吾猶未卽言語畢覺後昭然若有所覩朕因卽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蓋

屋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迺遇

真容一昨迎到便於

與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覩與夢中無異者伏以

元大聖降見

尊容感通之徵實符睿德陛下體至

真之道崇清靜之源何曾不禮謁虔誠爲蒼生祈福故

得

真容入夢

烈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

且與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

名而相會斯迺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啟無疆之休論大

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爲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

殊常之理將万福而俱臻無外皆單迺億地而同慶臣

等昨日伏承聖恩賜許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

以來典籍所載未之有也臣等無任慶悅之至謹奉狀

陳賀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者夢之正者是爲

通神於惟

聖容果以誠應豈朕德所致而大道是

典再省與靈言猶在耳將貽福業代祀彌口口告以行

宮迺置之內殿兼云大慶允屬朕躬稽之道經以慈爲

寶當慈育萬姓永咨神期卿等宗臣願揚嘉應所請者

依

開元廿九年閏四月廿一日

真容應見

右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奉閏四月廿一日開冊勅中書



門下奏請宣示中外者歷觀寶誅會所未聞側捧瑤緘  
不勝抃躍臣謹按落下閔太初靈云後八百年靈差一  
日有 聖人正之至 陸下定靈之年正當八百  
今又靈元皇帝以 聖明之代來見 真容於夢  
寐之間再陳靈應稱 陛下慶流萬業享祚無窮則  
知聖靈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雖縑緘已載而琬礪未  
書將何以對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聞伏  
請於開元觀具寫 綸言勒於貞石入仙宮而物覩  
知 聖祚之天長如允臣所請諸州亦望准此  
勅旨依奏

開元廿九年六月一日

鴈門解口光刻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  
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  
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去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  
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在易州今中南樓  
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  
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  
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  
荊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

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

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石墨鑄華

真容之夢最爲荒迷非惑也乃自作詐以欺聾俗然不自知其爲俗所欺也亦顧其臣之將順者不能道以正使如見聖于羹見賢于巖者故以此爲美而思依托之耳然而習僞導誣殊失一心大言之體若靈芝之字則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爲合作宋日隔于異域故諸賢不及見因以自潛此日如新亦物之幸也居身者可于以得師矣

墨林快事

夢真容碑在蓋屋縣樓觀

金石文

石墨鑄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謂明確余

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則此碑亦非樓觀

所刻也獨異真容求得之樓觀而碑刻于樓觀者有

以牛爲張之誤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鷗觀一碑先

是堯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

書者

觀妙齋金石刻考畧

此非唐原碑乃後人重刻者碑首有重摸蘇靈芝書

唐老君應見碑十二字可證

關中金

右真容應見記東武趙氏題爲夢真容碑武功蘇靈

芝書今傳於世者有二本一在蓋屋縣一在易州予

皆得之文字行款皆同惟勅內兵部尚書兼侍中牛  
仙客蓋屋本作張九齡蓋後人惡仙客名輒磨去妄  
以九齡易之爾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  
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蓋屋  
樓觀之側正指此事志稱二十年當作二十九年傳  
寫有脫文也當是時九齡去位已久諫諍之臣卷舌  
佞諛之言盈耳帝既夙好神仙妄念所感形于夢寐  
蓋求治之志荒矣卒之果有幸蜀之禍慶流万葉享  
祚無窮夢中之語詎有一驗哉李成裕唐書無傳天  
寶十載以宗正少卿奉命祭北嶽安天王見舊史禮

儀志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言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余案此漢桓帝故實  
元宗踵而行之繇釋老子銘延熹八年八月皇上尙  
惠宏道含閔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  
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可類徵也

授堂金石跋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碑高七尺七寸三分廣三尺二寸二十三行  
行五十八字行書在交城縣石壁山永寧寺

大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并序

前濮州鄆城縣尉林諤撰

太原府叅軍房隣妻渤海高氏書

朝議郎太原府司錄叅軍事常山蘇俛題額

維佛曰覺是法曰空鎔範所謂敬田薰崇可兼意境自  
西林宴滅東夏聞教納羣動故廣闢度門詣真宰卽密  
傳智印功應沙劫化懸金界支提所以列寰宇建舊所  
以遍山林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号石壁谷隨隸西壽  
陽縣

唐改壽陽爲文水

先朝分置交城

而立寺焉

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輦過

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衆寶名珠供養啓願玉衣旋  
復金勝遂開因

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刹焉所

以報護力廣真諦也口口紺臺之制頗餘

紫禁

之恩禪師尋終官寺初創分身建塔遺跡巋然多寶不

開吾徒安仰年蒿四紀紹復六僧脩伽藍者瓘潤脫造

山閣者毅本元竟未雄成且爲能事粵邑宰燉煌張公

令孫清信香緣台鉉英肖隱若敵國知無不爲行春之

餘瞻星開製琢拓巖窠所以面雙峯築基林間所以立

前殿飛廓右轉高門南豁化檻祭爛於虹澗漱渠杳藹

於龍鱗附麗張皇公之教也復次寺大衆縣諸吏鄉三

老等端念斷結迴向增修屬廊殿功閑請鼓鑄象設信

施山積稽懇雲奔弦朔再移公難久抑爰容上座普公

曰和上方億之中已經付囑一方之內僉謂導師此處

山泉人間卓絕常歎庭宇淺狹形像卑古既衆心同欲  
敢仰屈專知先捨俸錢次添淨餽想望耆閣之往思摹  
魄率之留寶臺繫念於儀形華林正觀於神衛倬開元  
廿六年十月十五日鑄鐵彌勒像一座良冶攻橐神物  
助銅迴祿熬雲而噴鍊飛廉噫風而沸液燄涌鈞外迺  
澈金光非普公之搃衆罄心調御之慈悲冥應則何以  
騁驕相好成是福潤十二月八日設大齋而出之都人  
嚴護以禮供掌事藜掀而改座鏹刺設色睥湛起容頃  
者都師思九先患兩足綿歷數年醫巫竭精蹇躄生念  
忍苦強步有加無瘳當監理之夜忽覺輕舉及成像之  
日曳烏如初此則指魔易容如鳥出殼之攝也此寺幽  
深遠口林壑猛獸不育濡草羅生列郡旱亢祈之則霖  
雨闔境歲儉念之則豐饒或觸加敬警俗整僧此則軒  
臺不敢西射廬山長存東首也然結構大廈兼寫聖容  
工不召而來役不言而應始謂陶唐之俗家盡歸依追  
悟巧妙之徒人皆筋力殿像云畢居處自空此則梵帝  
輸靈匠育王獻神兵也夫金者物之堅剛像者代之崇  
奉見不壞想故因感以存質在有爲跡故弄應以住法  
是梵場也其炳煥乎上座普敬寺主惠璉都師思九法  
師元嚳大德茂忠守迦常念寶定洎龍象法靈貞實真

華戎珠圓明智劍猛利當對初地暨擇勝於閑安果證  
中天已授記於文佛鄉望王忠貞縣吏郝仙壽等五色  
鸞鸞千里騏驎瓊樹塵暎玉匣氣浮古署或列於桐鄉  
虔承遂陪於柰苑奉鍾離之舊政以喜得人心結曇彌  
之後緣仍爲佛事於獻否往泰來聖作惠出微妙用之  
發揮匠意表刻紀靈則  
我皇之會昌景福天主  
之示現功利不其茂絕穹谷摩滅蒼岑者哉謬侘僚不  
偶誠敬口口興徒發於簡牘白林爲頌詞欲徵於靈運  
石壁言詩貝葉尙記買園線花亦題施樹佛則無愧謹  
偈銘云

卅尊傳兜率天弥勒宴坐對諸仙晉山記石壁寺佛影  
下來畱此地新殿開望昭迴白毫放子照雲隈危樓敞  
臨懸象翠微濃子洗烟上張公作神鬼諾五十六億龍  
華樂靈匠罷真僧措八万四千師子駭鎮帝鄉歸梵場  
法輪轉子衆福證銖衣拂子聖劫長

開元廿九年歲在辛巳六月庚辰朔廿四日癸卯建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撰參  
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  
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  
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唯此高氏

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或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也識者當辨之

集古錄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鏤鍛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口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爲交城廣文者

爲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

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

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石墨鐫華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

金石文  
字記

右石壁寺鐵彌勒頌像其文云石壁谷隨

卽隋  
字

隸西

壽陽縣唐改壽陽爲文水先朝分治交城而立寺焉

案隋書地理志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交城

開皇十六年置是文水之改名交城之置縣皆在隋

時碑以爲唐時改者蓋誤而交城之由文水分則又

史所未及載也又攷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

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卽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又於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卽今縣是也貞觀十一年改名壽陽

唐志亦云壽陽貞觀十一年更名

是壽陽之名是唐初所改隋志書已改之受陽作受

字別置之受陽作壽字似誤碑云隋隸西壽陽縣攷

隋時兩受陽不竝置當因文水在壽陽之西故土

人稱西以別之不云受陽而云壽陽者據後所改而

稱之也

潛研堂金石文尾跋

按受陽壽陽潛研跋辨之甚晰然尚有未盡者今

刻太平寰宇記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

置壽陽縣屬樂平郡盧諶征艱賦云歷壽陽而總

轡卽謂此晉末省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

徙壽陽之民於太寧

元和郡縣志作大陵

城南置受陽縣屬

太原郡隋開皇十年改壽陽縣爲文水縣又於壽

陽故城別置壽陽縣屬并州卽今縣是也大業三

年罷州爲太原縣仍屬焉唐武德三年置受州縣

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據此則自西

晉至唐貞觀祇作壽陽未嘗有受陽也據魏書地

理志則自晉至魏皆作受陽隋書地理志則文水

縣注云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壽陽縣注云開



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詳玩文義改州南受陽當作州西州東故壽陽當作受陽疑隋志刻誤州東者并州之東也齊周所置隋大業三年改太原郡故受陽在州東則析置之文水在州西明矣碑所謂西壽陽縣者即此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永嘉後省後魏太武遷戎外出徙受陽之戶于大陵城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為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二年罷州為太原郡縣

仍屬焉武德二年置受州縣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貞觀十一年更名壽陽是貞觀十一年以前從無壽陽之名寰宇記傳刻之誤信矣然稽之舊唐書地理志盩縣云隋縣武德三年置受州領孟壽陽二縣六年移受州于壽陽貞觀八年省受州孟復屬并州壽陽云隋舊縣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移受州于此領壽陽孟二縣貞觀八年廢壽州縣隸并州是以壽陽為隋時舊名且於受州前作受後忽作壽自相牴牾如此可知壽受二字之易涉訛誤又不獨寰宇記為然矣新唐書獨不誤

兩五代史有郡無縣不能攷其後如文獻通考于壽陽但云晉

舊縣于文水但云漢大陵縣皆不著受陽字鄭氏

通志敘地理仿禹貢之體不詳沿革無可折衷也

此碑既以壽陽之名起于隋復以改壽陽為文水

云在唐時並與隋唐諸史異碑下云先朝分置交

城而立寺焉隋書地理志交城縣開皇十六年置

不始于唐其云先朝唐地理志謂先天二年析置

靈川縣開元二年省依文當云析置靈州非析置

交城也以意度之交城與文水接壤或犬牙相錯

之處隨時彼此析屬而寺址遂隸于交城耳碑云

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山西通志石壁

山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疊巘周環拱列如壁南

有石崖峭削百仞唐建石壁禪寺今為永寧寺

唐儉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七寸廣一丈一尺五分三十九

行行八十五字正書額題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

之碑十二字隸書在醴泉縣昭陵

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

□□□□位括后膺千載之□惟岳□神賢臣承五

百之運是以軒正御紀□□贊其□□媯汭乘時稷契

□□景化□□□□□□□□□□□□□□□□□□

□□□□□□□□□□□□□□□□□□□□□□□□





來僮使官度息兵破袁之軍未卜洪溝若割城之  
未期既鏡良規  
高祖  
聖慮  
遂  
掌  
雖曲逆六奇  
三策何以加  
以功拜右光祿大夫授渭北道行軍  
司馬  
帥節  
帝  
運籌女三宮  
之法陳黃石一卷之書或面水背山或  
鳴  
地旌旆  
云機不可失時  
角

新成縣公尋改爲晉昌郡公食邑二千戶暨受終文祖  
肆類  
叙  
平城之勳公  
最進  
夫封  
一  
凌烟  
綸  
於茲逾  
浚雞樹所以增華昔孔演宏才將元規而並  
王  
與真長而共  
方  
雲臺  
以  
古  
獨何  
劉武  
之  
控  
之衆竊九  
五之位窺萬乘之尊剽邑屠城裂冠毀冕  
高祖



殘貶踰□□□百城□□□兩河仰其風猷而馬邑  
 之□長導狼望之兇渠越彼長城□□晉水公抗節□  
 □□於□□□□□□□□□□□□□□□□□□  
 □□以分□□□□□□□□□□於茲□□□必裹糧□□□  
 □□□□□□□□區殫典□□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  
 改□榆關寢其燿烽柳室散其部落言長□之□□□  
 降□□□□□□□□公□□□□□□□□□□□□□  
 □□□□黃門□□□□□□□□公食邑□千戶實白六  
 百戶□□□□□□□□寄隆八毛功彰於□警茅月錫重  
 五等誓比於山河三蜀膏腴九折崇□□□僭号之邑

□德竊位之都□□□□□□□□資□□□□□公□  
 往□□□人貞觀□年□使□□都督□□□□□□□  
 □□□□□□□□加鴻臚卿戶部尚書□實封八  
 百戶□□詔曰與卿故舊可申姻好曰曰尚識尚豫章  
 公主加光祿大夫特進□□□□□□□□□□奉□  
 詔□□□朔望朝□□□□□□□□□□一□職事春秋六  
 十有八□□□□□□□□儀同三司使持節□□□嵐  
 □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所司備禮冊命□絹布一千  
 匹□粟一□石陪□□□□□□□□陵□□□□□事  
 官給□□□□□□□□□□□□□□□□□□□□□









隋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儉父羲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與傳不同此碑儉父名已闕州刺史之上亦闕一字惟碑稱晉昌郡公而表云安富公則表誤矣據表儉之高祖曰令世又不載其官位此云高祖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碑雖斷裂不能讀其可識者以文義求之與本傳事跡多合惟碑云封新成縣公尋改晉昌郡公史不載新成之封碑云加鴻臚卿史亦不載碑又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大意述儉陷劉武周時密說敬德使降唐而新舊史俱不書者疑其

非實錄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全文約三千三百字磨滅已甚存者一千二百餘字僅三之一撰書人俱不可攷儉卒于顯慶元年陪葬昭陵葬時卽已立碑年久碑斷據碑文前有并口立碑語後有蒸嘗之薦貞石斷裂語又舊唐書傳云官爲立碑皆可證也此碑是開元廿九年曾孫重立距葬時逾七十六年矣碑云公諱儉字茂約舊史傳同新傳則云字茂系金石錄已言唐書列傳之差謬可知劉書在宋時久廢不行趙氏未及見之也碑云高祖岳後魏口州刺史

下云僕射尚書令晉昌王闕中書口口散騎常侍

口州刺史晉昌郡口皇朝贈太常卿唐書宰相世

系表儉之父鑿鑿之父靈芝之靈芝之父令世則儉

之高祖為令世與碑異又兩唐書儉傳皆云儉祖

邕北齊尚書左僕射北齊書與北史皆有邕傳云

邕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公是靈芝為儉

之曾祖而官封與世系表之作北齊尚書右僕射

溫國公者並異也碑于高祖岳後文俱泐無從攷

矣北齊書邕傳邕字道和天統初累遷尚書令封

晉昌王錄尚書事北史云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

書右僕射與所存字合世系表但尚書令傳又稱邕降周

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則碑俱畧矣傳又云邕

有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

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

業中卒于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

朝世系表邕長子義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次子鑿隋雍州太守晉昌公三子不載與北史

傳異兩唐書儉傳則云父鑿隋戎州刺史以齊書北

史證之官戎州刺史者即是君徹碑尚存中書字

亦是君徹初官特晉昌郡口傳不載耳則邕父為

金石錄卷之二十四  
君徹不知何時改名鑿也碑云解褐左勳衛兩書  
皆畧碑云先君昔在有口與高祖連口口敦莫逆  
此卽兩傳所云父鑿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也碑  
云太子至晉陽初申通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橫  
流任以文房實諧衆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  
大夫以功拜右光祿大夫授渭北道行軍司馬卽  
兩傳所云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陰說秦王建  
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  
渭北道元帥司馬也碑云運元女三宮之法陳黃  
石一卷之書唐書藝文志兵家有黃帝問元女法

三卷黃帝太公三宮法要訣一卷黃石公三略二

卷碑蓋節取諸書之名併合對偶爲二語與藝文  
志不甚合也碑云進口口口夫封新成縣公尋

改爲晉昌郡公舊書云平京城加光祿大夫新書

相國府記室碑封晉昌郡公而初封新成縣公從

畧也碑云劉武口竊九五之位窺萬乘之尊剽邑

屠城裂冠毀冕謂劉武周也又云口遂陷賊公觀

尉遲敬德頗識事機示以安危告以成敗口若冰

釋翻然改圖詔八爲口口州口口口使尋拜禮部

尙書賜以懷恩出口舊書尉遲敬德傳劉武周起

以敬德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  
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  
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柏壁武  
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于介休金剛戰敗  
奔于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  
王道宗字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

新書

畧同新書儉傳則云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

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  
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  
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儉在賊中密

遣劉世讓歸白發謀高祖捕反者懷恩自殺俄而  
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皇帝  
嘉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

安撫大使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

傳

同是兩書儉與敬德傳皆不載儉勸敬德歸降之

語然觀儉在賊中不忘朝廷則示敬德以安危成  
敗之語非盡飾美觀敬德歸唐効忠不叛殆亦儉  
言先入有以堅其志也

事見敬德傳

碑云詔授太宗文

皇帝天策上將以公爲長史此是武德四年事

兩傳

同碑云尋而劉闔擁徒冀北挺口燕南是武德五

年事

兩傳不載

碑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改口榆關寢

其燿烽柳室散其部落此是使說誘突厥事黃門

下闕公食邑口千戶實六百戶兩傳于授天策府長

史下卽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除遂州都督

食綿州實封六百戶而移使突厥說誘事在貞觀

初也傳云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

利可取乎對曰術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

誘使歸欵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

身還又据新書李靖傳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

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

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

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

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

足惜哉据此則儉之得脫身還也亦幸矣惜碑多

缺泐其事不詳也儉以鴻臚卿往慰撫本傳不載

此官而碑在說誘突厥得還之後所加爲不同碑

云貞觀口年口使口口都督下此當是除遂州事

而兩書傳皆在貞觀前爲異也碑云詔曰與卿故

舊可申姻好口口尙識尙豫章公主加光祿大夫

特進

兩傳無特進餘同

下闕 据唐書公主傳云下嫁唐義識

固與碑異而金石錄以爲公主傳作茂識是趙氏

所見之唐書與今本異也傳稱儉諡曰襄碑文旣

泐無攷而題額復不舉其諡稱府君者何耶後云

曾孫將軍

闕五字

大將軍雲麾將軍

闕下

世系表儉曾

孫九人未有官雲麾將軍者不能知其爲何人已

上皆据碑所有字取史傳互勘而列其異同如此

其餘歷官事蹟具詳史傳

附昭陵陪葬諸碑總考

按長安志太宗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嵎

山白鹿長樂瑤臺三鄉界古逢蒲村下宮去陵一

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冊府元龜載貞觀十

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

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

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

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

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

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

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

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又載二十年八月丁亥



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  
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  
宗親類本同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  
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  
拱辰庶在烏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  
昭陵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卽標識疆域擬爲葬所  
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  
聽允又唐會要載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  
家昔先造山陵旣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  
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峻山  
孤聳迴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  
乃詔營山陵于九峻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  
儉約又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  
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  
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  
如之文獻通考云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  
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日知巡警左右  
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新唐書太  
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許陪陵子孫從葬此昭陵  
封域賜地陪葬之原委也其陪葬諸臣據長安志

載諸王七人公主二十一人妃嬪八人宰相一十

三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細數註中姓名功臣大

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凡一百六十六人檢諸書所

載與長安志不同者如文獻通考公主內晉國公

主志作晉安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志作程懷亮

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志作杜爾新城公主

駙馬韋政舉志作韋正矩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

志作竇盧讓又志載潯陽汝南常山三公主通考

不載讀禮通考公主內豫章公主駙馬都尉唐義

識志與文獻俱作唐善識衡陽公主駙馬都尉阿

史那社尔志作社爾文獻作杜爾新城公主駙馬

都尉韋正矩與志同與文獻異長安公主駙馬都

尉豆盧懷讓志與文獻無懷字安康公主駙馬都

尉獨孤謀志與文獻作獨孤彥雲亦不載三公主

陝西通志陵墓卷載陪葬昭陵公主二十二人載

三公主與長安志同誤分廣陽師道爲二主廣陽

乃長廣之脫誤師道者卽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

誤以駙馬之姓爲陽又以其名爲別一公主封國

乃合二十二人之數其實二十一也唐書公主傳

與諸書不同者襄城下嫁蕭銑諸書皆作蕭銳南

平更嫁劉元意諸書皆作劉元懿豫章下嫁唐義  
識不作善識清河下嫁程懷亮非知亮新城更嫁  
韋正矩非政舉長沙下嫁豆盧懷讓長安志文獻  
通考皆誤衡陽下嫁阿史那社尒作杜爾者誤也  
文獻通考妃嬪七人不載竇卿妹石塔讀禮通考  
妃四人不載鄭國夫人彭城夫人才人徐氏竇卿  
妹陝西通志妃嬪八人數同而紀國太妃作常氏  
越國太妃燕氏作趙國妃熊氏竇卿妹作竇卿姊  
爲異文獻通考宰相只十二人不載杜如晦而增  
多岑文本之男方倩長安志圖說註云沅案唐宰  
相陪陵尙有宇文士及見新舊史而此不載杜如  
晦陪陵新舊史皆無攷舊史出貞觀七年十二月  
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  
則如晦墓原不在此也按舊唐書杜如晦傳如晦  
以貞觀四年薨其時未建昭陵安得陪葬乎長安  
志之誤無疑也讀禮通考陝西通志亦皆十三人  
有杜如晦與長安志同文獻通考丞郎三品只五  
十人不載中書舍人杜正倫天策府記室薛收宗  
正卿段倫金紫光祿大夫長孫璿贈禮部侍郎安  
康伯太史令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震而增多太

常卿姜皎房光義之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  
又禮部侍郎張俊允作張復允疑皆誤也當作張  
後允又禮部侍郎孔志亮作孔志約又衛州刺史  
蕭業作蕭鄴琅玕公李珍作王珍常山公李倩作  
常州公中山公李琚作中山王左清道率房回作  
房恒夔國公劉宏基無劉字陝王府司馬史爲謙  
無史爲二字皆文獻通考刻誤也讀禮通考同文  
獻通考惟劉宏基有劉字史爲謙有史爲二字常  
山公不作常州蕭業不作蕭鄴又杜正倫段倫薛  
頤楊仁恭姜簡皆不載又芮國公豆盧行業作豆  
盧承業寧州刺史竇義節作賈義節工部侍郎孔  
惠元作孔元惠中山王李琚作李楛衛尉卿姜遠  
作姜遐則與長安志文獻通考俱異者又原州都  
督李政明注云宰相世系表作李正明原州都督  
李正朝注云一作明疑卽一人誤分爲二也陝西  
通志數與長安志同惟閻立德作閻立本盧貞松  
作盧赤松李政明作李正明李芝芳作李之芳瑯  
琊公李珍作瑯琊王沖千金公李俊作零陵王俊  
常山公李倩作常山公李清西平郡王李琛作襄  
武郡王琛別有西平王安衛州刺史蕭業作蕭守

業原州都督史幼虔作史幼贖芮國公豆盧行業  
作豆盧承業祕書監岑景倩作岑曼倩又長安志  
有兩李震此只載一人增多劉洪直一人皆與長  
安志異至張後允之作張俊允姜遐之作姜遠則  
同誤也文獻通考於功臣大將軍以下只五十五  
人不載都督王愔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公孫武達  
阿史那什鉢茲金吾大將軍梁敏左衛大將軍阿  
史那社爾監門大將軍仇懷古大將軍公孫雅靖  
及渾大寧耐史氏又以輔國大將軍劉洪基入之  
丞郎三品數內與長安志異讀禮通考翼國公李  
叔寶作胡國公秦瓊金城郡公姜確作邠國公李  
客師作李容師薛萬鈞作薛萬均阿史那社爾作  
阿史那社尔尉遲寶林作尉遲寶琳薛咄摩芝無  
芝字蘇花熟作蘇泥熟張太師作張世師牛伯億  
作于伯億徐伯盛作徐伯成元思賢作元思元李  
丞祖作李丞祖段承爽作殷承爽房光忠作房先  
忠魯何道無魯字右驍衛大將軍嘉川縣公周仁  
護作護國大將軍嘉國公此皆與長安志異者至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作豆盧承基註云宰相  
世系表無其人當卽是承業疑子孫避明皇諱也

至讀禮通考不分宰相丞郎功臣大將軍等目無從攷其人數之同否而統稽之則尚有益州都督王愔武衛大將軍牛進達阿史難什鉢苾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皆所不載又觀國公楊恭仁薛國公長孫順德梁國公契苾何力剡國公張公謹驃騎將軍乙速孤晟尉遲寶琪魏州刺史乙速孤行儼乙速孤昭祐太宗尙服宗道原州別駕房暉咸陽縣丞房曜岑文本子方倩係曼倩之誤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直德皆長安志所不載也陝西通志只六十三

人稽其姓名實只六十人而尙有薛仁貴李思摩契苾何力三人爲長安志所未備長安志所有阿史那社爾瑯琊王駢執失善渾大寧尉遲光麻仁靖姜昕七人陝西通志所不載也宋游師雄題昭陵圖曰太宗慕漢之將相陪葬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今已廢毀陪葬諸臣

碑刻十七八九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云云圖列妃嬪公主文武諸臣間多錯雜與會要文武左右而列之語不合今取其圖與長安志互校諸王七人圖全不載公主二十一人圖存十六人妃嬪八人圖惟四人宰相一十三人圖惟十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圖惟二十一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圖惟二十五人而圖中除文德皇后原非志所應有外尙有太妃許氏先妃陸氏乙速孤晟乙速孤行儼乙速孤神慶王君鄂王守安薛國忠崔安上孫武達李聲師新羅真德十二人爲志所不載又樞東南有高顯西南有審府君二墓不知在陪葬之列否又東北有皇元墓亦無所攷皆志所不載其姓氏之與志異者志有姚思廉高士廉圖則合爲姚士廉一人楊師道志作楊師訓劉黑闥志作吳黑闥閻立本志作閻立德尉遲寶林志作保林周護仁志作仁護梁倣志作梁敏申進達志作半進達恐皆是圖刻誤也凡此皆諸書所載陪葬諸人姓名官爵人數之不同也其諸墓之有碑者金石錄載七碑集古錄目載十一碑寶刻叢編載一碑復齋碑錄載一碑

通志金石略有

闕頁不能攷

六藝之一錄載諸臣二十四碑又有文德

皇后碑見金石錄者讀禮通考注引京兆金石錄載三十四碑又据石墨鐫華云萬歷戊午四月余爲九嶼之遊距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牧碑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北行里許爲莊河村未至先于道旁冢得姜遐斷碑至村則有段志元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考之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元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闕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推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不復可搨至西峪村村東南纍纍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允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旣而又



得蘭陵公主碑于老君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  
邨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  
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  
令芮質田掘而搗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  
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  
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  
尉遲碑同蓋土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北四十五里  
叱干邨邨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  
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羲暉  
八分書地僻搗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  
七碑以其方位與昭陵圖求之大略相合又金石  
文字記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  
鳳皇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尙有存者  
僅得二十一片爲房元齡高士廉段志元張後允  
馬周蘭陵公主姜遐許洛仁孔穎達阿史那忠崔  
敦禮豆盧寬薛收張阿難監門將軍王君唐儉乙  
速孤行儼李靖李勣乙速孤昭祐又一碑前有蘭  
陵公主字中有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  
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二  
十六年而余至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

訪僅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剝去後又購得四  
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據此則碑字  
存者二十一片也關中金石記載温彦博段志元  
高士廉孔穎達褚亮房元齡豆盧寬薛收崔敦禮  
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  
先如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裴藝姜遐  
王君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計共二十五碑今  
昶所得者温彦博段志元孔穎達馬周高士廉褚  
亮房元齡薛收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  
仁杜君綽紀國陸如張阿難阿史那忠李勣姜遐  
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共二十二碑與關  
中記叅校所未備者豆盧寬崔敦禮裴藝王君四  
碑而增多唐儉一碑也昭陵諸碑今存者歷歲久  
遠半埋泥土其露出者又爲風雨剝蝕故諸家所  
搨殘闕過甚乾隆四十八年昶蒞官關中公餘之  
暇訪覓搨工多方搜剔不惜工力無論有字無字  
務搨其全于是向日入土者洗而出之所搨率皆  
全本以較諸家所錄增多數百字或有至千餘字  
者自問以爲昭陵碑椎招之精可無遺憾其時畢  
秋帆適官中丞旣修護昭陵又東西立石書陪葬

諸臣名位以垂久遠長安志陪葬名位孫星衍撰  
昭陵陪葬考言之甚詳語在長安志及醴泉縣志  
中今存碑不多其所摘諸謬誤以較存碑什不得  
一因不具錄諸碑稽其所在大率在醴泉縣北十  
里及二十里二十五里者以昭陵在縣西北六十  
里計之則當在陵南四五十里間雖云陪葬亦去  
陵遠矣當時諸臣陪葬恩禮必有定儀遍攷兩唐  
書禮志及冊府元龜文獻通考諸書俱不甚詳今  
攷諸碑所載有曰給東園祕器曰疇布絹若干段  
或二千段或一千五百段  
或一千段五百段四百段米粟若干石數如  
布絹曰喪

葬所須並官給曰班劍四十人羽葆

或云儀仗鼓吹送

至墓所往還曰遣使副二人監護

或四品一人

曰賜謚

備禮告柩曰詔許立碑此皆其常也曰親御城樓

臨送則惟高士廉有之曰駕至橫門投書永訣則

惟李勣有之曰度三人出家以資冥福則惟許洛

仁有之曰常所服甲隨瘞則惟阿史那忠有之曰

築墳象陰山積石山則惟李勣李靖有之皆特典

也東園祕器係祕藏壙中之器見漢書佞幸傳東

園祕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董賢師古曰東園署名

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

四尺又後漢書禮儀志云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  
瓦鐙瓦竈瓦釜瓦甌瓦鼎瓦案瓦杯瓦槃瓦酒爵  
之類是也讀禮通考載大唐百官制將作監甄官  
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  
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輓  
馬偶人其高各七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屬威  
儀服翫各視其生之品秩此似卽碑所云葬事所  
須咸令官給也班劍者儀仗中排列車前所以班  
蘭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以佐命功旣得開府又  
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其數少或二  
十人晉書忠敬王遵傳遵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  
多至四十則唐書魏徵傳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  
人今諸碑則皆用四十人矣羽葆之制始見于漢  
書王莽傳莽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葆  
載以祕機再見於晉書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  
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鼓吹  
見舊唐書音樂志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  
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云送至墓所往  
還者文獻通考引漢魏故事云將葬設吉凶鹵簿  
皆有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客車

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則是所謂墓所往還者即為迎神而還之用也惜諸碑文多闕略不能全攷祇就各碑所存字類聚而論列之總附于此蓋昭陵諸碑至唐儉而止也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碑僅存上截高四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七寸四分二十六行字數無及行書在蒲城縣橋陵

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御書

中大夫口大理口卿

徐嶠之撰

臣聞昌容駐齡入遊恒岳觀香飛解心道緱山皆名列

仙口口口口口

下 劬劬之懋功承

應元之上德故

真氣全於乙妹道口播於口

下 高宗天皇大帝之孫

睿宗大聖口皇帝之女我開元口

下 彤闈風

承訓於

姒則生知女範少協成人兌悅其儀居無

口口 下 先帝之龍潛藩邸

公主以王口受封蓋

縮斲之時口口口口

下 先帝尙其誠心不奪雅志以丙

午之歲度為女道士口口口口

下 姜鳳凰樓中聞

學蕭之秦女屬

先帝席圖御極翼口口

缺

邇隣鳳城銅闕巍峩豈唯南裔之域銀題赫奕口口

口之宮口口

下 氣將巽風不散故得佩王母之秘籙呼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爲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金石錄

在蒲城縣金粟山睿宗橋陵內明皇行草中有開元字面漫漶存二百字亦在隱見間文爲徐嶠之作有先帝不奪雅志云云嶠之亦以書名其子浩又世其學不獨稱率更蘭臺父子已也

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金仙長公主碑公主睿宗之女以丙午歲度爲女道士其時睿宗尙爲相王王女止稱縣主也通鑑景雲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冠以資天皇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上覽而善之二年五月更以西城爲金仙公主隆昌爲玉真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唐書公主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此碑攷之則金仙入道已久惟築觀之舉當在景雲以後耳玉真初號隆昌唐書作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諱追改之也胡三省云金仙玉

真二觀皆造于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  
與金仙觀相對今據此碑公主薨于東都各有所住  
之觀矣唐書百官志皇姑爲大長公主姊爲長公主  
女爲公主獨不及皇妹予攷諸碑刻代國鄔國涼國  
金仙俱號長公主未必皆爲明皇之姊恐皇妹亦得  
稱之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損蝕以新唐書相較公主始封西城縣主碑云先  
帝之龍潛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是其事也唐諱兩  
爲景此獨仍其字豈由明皇御書乃從已祧不諱之  
例耶公主居東都開元觀與傳言築觀京師者符又  
史於公主降日薨年亡者闕而不書此當以碑補之

云薨開元時

授堂金石跋

按碑下截磨滅每行字數不可知然以銘詞準之  
次行二章上存五字大約每章八句四字爲句二  
章共六十四字加註一章占一格共六十五格除  
次行有五字則以六十字爲一行今每行存字二  
十四五不等蓋僅存十之四矣公主已入道而陪  
葬橋陵趙云金仙長公主則不以女道士目之也  
文是徐嶠之撰元宗御書而嶠之下但有撰字則  
非奉勅也碑泐其薨年但云遷形于東都開元觀



來齋云中有開元字者指此並無開元年字授堂未諦視而云薨開元年者誤也然公主之薨原在

開元年碑題大理口卿徐嶠之新唐書附其子浩

傳云父嶠之舊書無善書舊傳則云官至洛州刺

史而不載大理卿之在何年墨池編載嶠之字惟

嶽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佐佑

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正書行書道媚

有楷法金石錄載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

撰書高行先生徐公碑開元十一年徐嶠之正書

則是嶠之知名甚早而所書碑俱在開元年當皆

晚年時矣舊唐書徐浩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

浩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則浩父嶠之之卒

在浩官幽州節度幕府之後西唐書張守珪傳守

珪徙幽州節度契丹別將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

大閱軍實二十三年入見天子云云則守珪之官

幽州節度在開元二十三年以前而浩之丁父憂

亦距二十三年以前不遠也石浮屠後記金仙長

公主奏賜新舊譯經在開元十八年則公主之薨

與嶠之之撰文皆在二十年前後矣公主春秋四

十有四姑以二十年薨逝推之其生當在武后天

授年間碑云丙午之歲度爲女道士年約十四五  
歲若從唐書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  
則年已二十蚤當下嫁矣史誤無疑而潛研跋謂  
築觀在景雲後者誠確也碑兩稱先帝前云先帝  
尙其誠心者是指中宗後云先帝席圖御極者是  
指睿宗下云銅闕巍峩銀題赫奕正是太極元年  
築觀之事而其後遷形于東都開元觀必是先居  
京師後居東都也碑不能定其年月姑附開元之  
末

內侍省功德碑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九寸五分廿六行行五十字  
行書額題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九字正書在洛陽

大唐龍門石龕阿□□□□□

□□□撰

御書

□□子□□□□□□□□□□□□□□□□□□□□□□

寶王如來有圓覺之□□□□□□□□□□□□□□無滅而

脩以自性而□□神遇之□□□□□□□□□□□□□□

□□□□□□□□□□晉門寂住有感則通洛□□□□

□斯□是以瑠璃正受□色身而不□如幻等□□□□

□□無盡□□□□□□□□□□□□□□□□□□弟子右

監門衛將軍□□□事上□國渤海郡開國公內供

奉高力士□□□將軍上柱國□□□

□□□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靈農郡開國

公內供奉楊思勗中散大夫守□□□上柱國

內供奉□□□□□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

思□朝請大夫守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趙□□

□仁□□□□□李善□□□夫行

內侍省內給事內供奉□□岌馮□翼蘇□□

杜懷敬□□□趙元□□□夫行內侍□□

□□監內供奉馬□□夏敬忠曹元德莫順之

胡普寂 范□□□□晏思忠 □□賞

內侍省內侍□□□局令內供奉王□歸馮□

廣 劉義□毛懷景 徐仁□陳□□□溫

孫仁□□□□□王順景 □乾裕

王承恩 王惟□□□吳明簡 湛滿□□

□璧 □□□朱□□□□□□□

□董崇順 李元亮 郎武□高承□□思敬

梁思庄 內侍省內□□□□□□□

□□□□□□□隱 □崇□駱思□□光

憲 王□□□□王義超 劉頭兒 □□□





按此碑是內侍省官為天子祝釐而造西方無量壽佛像一鋪刻記於龍門石龕也文前有□□□撰泐其姓名則非御製信矣然次行有御書字宜乎金石攷以為御書也碑未有開元字泐其年月文中以今敦牂字下有林鍾字是午年之六月也元宗開元十七八年為庚午天寶元年為壬午據文中內侍省官首為渤海郡公高力士次為宏農郡公楊思勗兩唐書皆有傳新傳無年月可證舊傳稱高力士之封渤海在天寶初楊思勗但封號國公無宏農之封其卒也在開元二十八年若以力士之

封渤海為據則當在天寶元年而碑不應有開元字以思勗之卒年為據則當在開元十八年而力士未有渤海之封疑不能明姑附開元之末然開元以前攷唐書未有內侍監權者至開元之末而思勗典兵力士勢傾中外故率羣內侍為天子祝釐大書深刻所列人名其多如此以攷後世閹寺專權之漸直至甘露以後宦官與宰臣藩鎮聲勢相軋互有勝負而唐遂以亡實由明皇作俑也此碑雖微可為履霜堅冰先撥志始故特書之

與國... 天... 刻... 海... 飲... 清... 寺... 書... 之...

... 山... 由...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刻... 皇... 手... 制... 出... 其...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終



